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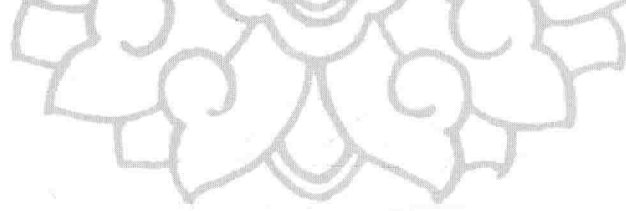


唐代佛典音義中的 方音研究

李華斌◎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唐代佛典音義中的 方音研究

李華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代佛典音義中的方音研究/李華斌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61-5606-3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佛經—訓詁—研究—中國—唐代
IV. ①H131.6②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37458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郭曉鴻
特約編輯 郜同麟
責任校對 王佳玉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三河市君旺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19.5
插 頁 2
字 數 311 千字
定 價 66.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萬獻初

李華斌《唐代佛典音義中的方音研究》書稿成，即將付梓，問序於我。讀過書稿，感受深的，仍然是他做學問踏實、細緻的一貫風格。華斌隨我攻讀博士學位，屬古典文獻學專業之下的“音義學”方向，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是《〈昭明文選〉音注研究》，用文獻學與語言學相互參照的方法，對《文選》李善注中所有音注材料做了深入細緻的梳理與考辨，有不少新的發現，對漢語語音發展史研究和《文選》學研究都有很好的參考價值。論文經修改成書，已於2013年由巴蜀書社出版。

《唐代佛典音義中的方音研究》與《〈昭明文選〉音注研究》一樣，主體部分屬於語言材料的基礎研究。所謂“語言材料基礎研究”，是指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之下按一定的方法對一定的材料進行搜集、整理、分析和歸類，確定性質，分辨層次，梳理脈絡，探尋規律，為更深入的語言系統研究打好基礎。

我國傳統語言學的材料非常豐富，但又非常蕪雜，常常是歷時性、泛地域性的材料疊置在某個共時的材料類聚中，不能簡單地把這種泛時泛地性的材料當作同質材料，用來做特定時段的平面語言本體研究，必須逐一經過細緻考察，確定時段與地域的不同來源，合理類聚，分清層次，之後才能進入語言本體研究。不然，鬍子眉毛一把抓，把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材料強行納入一個框架內來討論一個平面的語言問題，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不可信的。

華斌性格沉靜，耐心細緻，肯下苦功夫。他研究唐代佛典音義中的方音，還是用文獻考析的“笨”辦法，先做輯佚、校勘、考證等文獻整理工作。書稿框定唐代五家佛典音義文本中的全部方音材料，逐一進行多角度的考辨、分析、比對，然後將考實的材料按不同層次匯聚分類，從而討論由不同類別材料所反映的唐代方音上的多方面問題，為漢語歷史方言研究提供信實的考辨成果。

書稿在確認版本、詳做校勘的基礎上，以玄應、慧琳《一切經音義》為主體文本，參考相關文獻，將流傳至今的“玄應、慧苑、雲公、窺基、慧琳”五家佛典音義分列開來，設定統一的判別條例，對其中的方音作考訂及身份認定，從而將各家音義中的方音注項提取出來，進行各家的專題方音研究。然後，結合筆記小說、敦煌文獻、詩韻、對音、現代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等材料，對唐代方音的特點進行相應的描寫。

從佛典音義中提取方音材料，首先要解決的是標準設定問題。需要從方言音注的類別、體式、術語入手，確定識別標記，保證方音材料提取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書稿的操作，主要是從文獻中的方言記載、音義書中的特殊反切、不合常規的押韻、特殊的對音材料幾個方面來確定和描寫唐代方音，操作標準明確而統一，是切實可行的。

借鑒前人的得失經驗，按較大方言區來描寫歷史方言的語音特點比較可靠。由於文獻的泛時性及地域的變動性，如果描寫的分區過細，就會帶來材料不足徵及區別特徵不明顯等弊病。較細的次方言區特點、作者個人方音特點是否代表整個方言區的特點，已不可考，不好妄下斷語，故書稿用變通的處置方法，注明某方言音注的作音注人籍貫和次方言區劃，以備參考，處理比較穩妥。從所得材料出發，書稿將唐代佛典音義所載方音分歸為“秦（隴）晉、中國（原）、江南、吳越、楚、蜀、齊魯、燕趙、南越、東甌”十個方言區，集中分析、比對所考辨確定下來的五家音義的方音材料，集中描寫唐代各方言區的音系及其特點。“南越、東甌”兩區文獻缺失，材料極少，故所論從略。

框定材料範圍之後，在宏觀性的系統把握上，華斌依然採用建立數據庫來統計、分析語料的方法，窮盡所選方音語料的數據，在語料庫中作多角度的數據統計，用分佈來顯示隱含的內在規律，通過定量來定性。數據

庫顯示，考定的五家佛典音義的方言音注有：玄應音義 602 條，窺基音義 27 條，慧苑音義 8 條，雲公音義 23 條，慧琳自作音義 308 條，合計 968 條。然後，對這些方音數據分設多個字段，按不同內容的資料分佈來統計、歸納不同的方音特點，精確而完整，所得結論令人信服，富於啟發性。如：

從方言音注文獻上看，唐代佛典音義的方言音注呈現承繼性的特徵。玄應發凡起例，為佛經詞條的方言注音及釋義確立了範式。窺基、慧苑、雲公、慧琳承襲了這種音義的註釋形式，既承用玄應方音註釋的體例，也徵引玄應的方言注音內容。窺基、慧苑、雲公承襲的多，開拓的少；慧琳有所承襲，也有所突破。總體來看，佛經音義是累積性的音注文獻，其中的方言音注也是累積性的材料。

從方言區的變化來看，揚雄《方言》分 47 類方言區，到玄應音義則祇分 28 類方言區，說明從西漢到唐初，漢語大的方言區相繼減少，漢語的融合步伐在不斷加快。部分方言詞已變成了通語，突出的如宋、衛、鄭等方言區已融入“中國”之內；方言區的格局也在變化，如蜀語已上升為一個大的方言區。

從考定材料所反映的唐代方言的語音特點看，有的是方言區的特點，有的則反映了漢語語音系統的整體變化。重要的所得如：

聲母方面，中唐以後北方方言開始不分船禪，從邪相合的情況也多起來，這是南音北漸的結果。唐中後期開始，方言中的莊、章二組分合已有兩種走向，一種是莊、章合併（如中國方音），一種是知三與章組合流（如西北方音）。唐代各地方言都有照二歸精、舌上歸舌頭、古匣母字讀舌根塞音等存古遺跡。除吳語不太明顯外，唐代各方言都存在濁音清化的現象。

韻母方面，“秦晉方音、中國音、江南音”與“吳語、楚語、燕趙方音”在語音上的顯著區別，是尤侯韻的唇音字是否讀虞模韻。重韻不分，一二等相混，三四等相混，在唐代北方方言區較為普遍，南方方言在這些音變上則略為滯後。唐代吳音把二等唇音字讀成三等，是二等韻細音化的開端。唐代各方言區洪音讀細音的例子較多，顯示 i 介音增生現象在唐代北方比較普遍，南方也有一些地區有三等介音的增生，這對通常認為 i 介音增生只見於北方的認識是有修正價值的。

聲調方面，北方多個方言區已有入聲消變的現象，但還沒有發現平分

陰陽的音變現象。

整體而言，就歷時音變的情況看，語音不同的方言詞分佈數據可用來揭示方音的區別性特點。與通用語比較，方音有超前或滯後的語音變化，也有特有的方音變化。超前的變化，如韻部合併、濁音清化、入聲消失等；滯後的變化，如匣歸群、照二歸精、照三歸端及聲調的去入相混等；特有的方音變化，如送氣不送氣聲母相混、開合韻相混、尤侯與豪宵韻混、聲調的平去相混及上去相混等。

通過對考定材料作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數據分佈的觀察，可論證這些佛典音義所保存的正是唐代方音的第一手材料，從中可管窺唐代方音的基本面貌和特點。這些研究所得，在漢語方音斷代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價值，對漢語語音發展史的整體研究也會有重要價值。

華斌性喜清靜，在黔南青林碧水的都勻居住、教課、做研究，很適合他的心意。上年暑假，我去了一趟都勻，他陪我登斗篷山，遊荔波小七孔，漂流樟江，十分愜意。傍晚，他引我在都勻市內的劍江清水岸邊走了很遠，江流婉轉，月照花林，一二廊橋，兩三燈火，四五遊人，真個是現代城市不能再有的幽靜。華斌說他每天傍晚都在這劍江邊走兩個小時，有時也會一個人在斗篷山上走一整天，不見一個人，沒說一句話。可以想見，只有這樣的華斌，才可以這樣仔細地去靜心爬梳這樣蕪雜的文獻，不計時日，不急功利，積積累累，得出些實實在在的心得。這便有了《唐代佛典音義中的方音研究》，樸實而沉靜。期待華斌下一個研究成果，相信還是這樣的樸實而沉靜。

2014年5月26日於珞珈山東山頭寓所

目 录

序.....	1
緒 論.....	1
第一章 方言音注的類別、體式、術語及認定.....	18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類別.....	18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體式.....	20
第三節 方言音注的術語.....	22
第四節 方言音注的認定.....	38
第二章 玄應音義的方音研究.....	43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概況.....	44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輯佚.....	45
第三節 方言音注的校勘.....	82
第四節 方言音注的考證.....	89
第五節 方言音注反映的方音特點.....	154
第三章 窺基音義的方音研究.....	181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概況.....	181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考證.....	182
第三節 方言音注反映的方音特點.....	188
第四章 慧苑音義的方音研究.....	191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概況.....	191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考證.....	192
第三節 方言音注反映的方音特點.....	194
第五章 雲公音義的方音研究.....	196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概況.....	197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考證.....	197
第三節 方言音注反映的方音特點.....	201
第六章 慧琳音義的方音研究.....	203
第一節 方言音注的概況.....	204
第二節 方言音注的校勘.....	206
第三節 方言音注的考證.....	211
第四節 方言音注反映的方音特點.....	268
結 論.....	283
參考文獻.....	293
後 記.....	301

緒 論

據《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的記載，高齊沙門道慧作《一切經音義》，隋朝沙門智騫著《衆經音》。據日本學者的考證，隋朝經師曇捷曾給《妙法蓮華經》撰《字釋》。惜上述佛經音義均已亡佚。據圓珍《智證大師將來目錄》、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可洪《大藏經音隨函錄後序》等的記載，唐代佛典音義有釋玄應《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郭遵《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善遇《一切經音》、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桂輪《大藏經音》八卷、江西謙大德經音等，今流傳下來的僅有玄應音義、慧苑音義、雲公音義、窺基音義、慧琳音義。玄應音義成書於公元 661—663 年間，是一部未完成的書稿^①；窺基、慧苑、雲公音義約成書於公元 664—733 年間，保存在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中；慧琳音義成書約在公元 800 年，是佛典音義的集大成之作。這些佛典音義保存了唐代方音的第一手材料，從中可管窺唐代方音的基本面貌，在斷代方音研究中意義重大。

一 唐代方言區劃及特點

一般來說，古人尊奉雅言，排斥方言，導致古代文獻材料記載方言的材料相對較少。唐代文獻反映本朝方音的材料較分散、零星，今勾稽代表性的幾條，如下：

(1) 唐初有一個關於“言音不正”的故事：

^① 徐時儀：《玄應〈衆經音義〉的成書和版本流傳考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 年第 4 期。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平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結米云弭麵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①

侯思止（？—693年），雍州醴泉（今稱禮泉，咸陽市轄縣）人，他開合混，魚虞、支齊、真先、齊先不分，-t/-k 混併，見溪、明泥不分，^②口音重，“言音不正”，受人恥笑。可能當時關中醴泉片的方音如此。

（2）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底”條：“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反……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

（3）釋元康《肇疏論》：“大唐吳兒呼來爲離。”

“等、來”上古之部。“在、來”中古咍開一。“兒、離”中古支開三。上古之部字唐代吳音讀止攝三等，而山東（崑山以東）音讀蟹攝一等，表明北方方音演變滯後，而南方方音演變較快。鄭張尚芳認爲“三等介音的增生最初祇見於北方”^③，從以上材料可看出唐代南方的三等介音也已增生，且比北方音變超前。

（4）晚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中“俗譚”條：“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熨斗爲醞，剪刀爲箭，帽爲慕，禮爲里，保爲補，褒爲逋，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④

稱熨（影微合三去）爲醞（影文合三去），表明微、文陰陽對轉。稱剪（精仙開三上）爲箭（精仙開三去），反映上去混。“帽爲慕，保爲補，褒

① 劉肅：《大唐新語》，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0頁。

② 雞（齊開四）圭（齊合四），猪（魚開三）誅（虞合三），驢（魚開三）縷（虞合三），俱（虞合三）居（魚開三），喫（溪母青開四入）詰（溪母真開三入）結（見母先開四入），米（齊開四上）弭（支開三上），麵（明母先開四去）泥去（泥母齊開四去），如（魚開三）儒（虞合三）。他開合、魚虞、支齊、真先、齊先不分，-t/-k 混併，見溪、明泥不分。

③ “三等介音的增生最初祇見於北方”見於鄭張尚芳《漢語介音的來源分析》，《語言研究》1996年增刊。

④ 李匡乂：《資暇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17頁。

爲逋，暴爲步”說明蕭豪韻的唇音字讀同魚模。稱禮（齊開四上）爲里（之開三上），反映之齊混。李匡乂爲宰相李夷簡之子，“直隴西一系，非宗室子也”^①，可知他是京兆長安人。它們反映的大概是京兆一帶的俗音特點，李匡乂認爲這些是不規範的讀音，即“誤譚”。

（5）唐末有胡曾的一首《戲妻族語音不正》（《全唐詩》卷870）的五絕：

“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

“十”是禪緝開三，“石”是禪昔開三，都是入聲字，但“十”是-p尾，“石”是-k尾。“針”是章侵開三，“真”是章真開三，“針”收-m尾，“真”收-n尾。“陰”是影侵開三，“因”爲影真開三，“陰”是-m尾，“因”是-n尾。胡曾是邵陽人，他嘲笑妻族語音不正。他的妻族是哪裡人沒交代，大概是湖南人。今婁底邵陽一帶的老湘語-m尾與-n尾合併，入聲韻尾無區別，可能有唐代方音的影子。

總之，古人對方音的研究不太重視，文獻中無完整的方言音系描寫。但筆者可從文獻記載管窺唐代方音的一角。

（一）方音區劃

現代漢語方言的區劃承襲古代方言區而來，就距今一千多年的唐代方言區而言，二者並不同。從文獻可考知，唐代方言大致有如下區劃：

（1）秦（隴）晉方言區

函谷關以西，以關中爲中心，包括秦隴地區。關中平原、甘肅南部渭水流域的隴西盆地是秦人的發祥地，這裡很早就是一個漢語方言區，郭璞注《方言》稱爲“關西”，它們具有相同的語音特徵，如陸法言《切韻序》：“秦隴則入聲似去……”

春秋時代，秦和魏（晉南）方言差別很大，通話不便^②；兩漢時代，秦晉方音連成一片，如揚雄《方言》常“秦晉”連言，形成一個更大的方言區。

（2）中國（原）方言區

① 張固也：《〈資暇集〉作者李匡乂的仕履與著述》，《文獻》2000年第4期。是李匡乂還是李匡文？存爭議，如《四庫提要》認爲是李匡文。由於與本書無關，略去。

②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語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

《說文》：“夏，中國之人。”夏人所在的中國之地，史前時期就是漢族人的故地，它以河洛爲中心，逐漸向外輻射、延伸。夏、雅上古都是魚部，聲母都是喉牙音，表明春秋時期的民族共同語——雅言^①是在“夏”言的基礎上形成的。先秦時代，“諸戎”、“南蠻貊舌之人”、“齊東野人”、楚人等與中原一帶的人不能通話^②。戰國時期，諸侯分治，這個大的方言區分成周鄭、衛宋、魏等幾個次方言區^③，秦至西漢，咸陽、長安是政治文化中心，秦晉方音的地位上升，例如揚雄《方言》中秦晉並稱 88 次，遠超其他方言區的次數。南北朝分裂時期，以洛陽爲中心的中國方言區和以金陵爲中心的江南方言區的地位上升。這一時期有王長孫撰《河洛語音》一卷^④，應是描寫中國方音，惜亡佚。唐代，中國方言區的範圍逐漸擴大，包括函谷關以東的大部分地區。唐人對全國方言的評述，也是以中原方音作參照對象，如陸法言《切韻序》：“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3）江南方言區

北人自永嘉之亂起，逐漸南遷，佔據淮河以南、長江下游的吳語區，歷東晉、宋、齊、梁、陳 273 年，在南北朝後期形成以南京話爲基礎方言的南朝通語^⑤。從唐人佛典音義有“江南行此音”等音注術語可知，江南音影響大，通行的範圍也較大。它以南京爲中心，也包括江北的揚州等地，與以洛陽爲中心的中國方言分庭抗禮。

（4）吳越方言區

揚雄《方言》中“吳”出現 33 次，“越”出現 13 次，屬於吳越方言區的地名有揚、東越、會稽、丹陽等。姚秦·佛陀耶舍譯《虛空藏菩薩經》的密咒有標明“吳音”的音注術語，如“博廁初器反娑迷莫隸反，吳音讀

① “雅言”較早出現在《論語·述而篇》中，“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② 轉引自周振鶴、游汝杰《語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0—82 頁，但觀點略有修改。

③ 華學誠根據揚雄《方言》把全國分爲十二個方言區，其中周鄭、魏、衛宋三個方言區是中原大方言區的幾個次方言區。見《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4—115 頁。

④ （唐）魏徵等撰：《隋書》，中華書局 1973 年版，第 945 頁。

⑤ 見魯國堯《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魯國堯自選集》，大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6—79 頁。

之”^①。東晉以前，吳語區範圍較大，包括淮河以南、長江下游廣大地區。永嘉之亂後，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多越過淮水、長江而停留於揚州境內，東晉王朝在原吳語區設立僑州郡安置南遷的北人，導致吳語區縮小。隋唐，越語在文獻中已很少提到，大概與吳語融合了，但吳語是特點明顯的方音，顧況《南歸》：“鄉關殊可望，漸漸入吳音。”

(5) 楚語區

楚語通行於楚地。從春秋時期始，楚從小的諸侯國發展到南方大國，其語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代表作品有《楚辭》、《淮南子》等。秦漢以後，楚語受北方漢語的影響開始萎縮，其語言區域逐漸變小。永嘉之亂後，秦、雍（今隴右、關中）、司、豫（今晉南、豫西、豫中）等州流民則多至襄、樊、漢、沔，也有一部分司、豫流民南遷至江州北境，北方流民到達楚語的核心地區，楚語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受到北方漢語的衝擊，一些特有的語氣詞，如“兮”，基本已消失。隋唐時期，由於戰爭如安史之亂等原因，北方流民繼續湧入到楚語的南區，朝廷在江陵、常德一帶設置荆南節度使轄區對移民加以管制^②，楚語和北方漢語進一步融合，楚語不再是強勢方言，但方言特點還十分明顯，如儲光羲《安宜園林獻高使君》有“楚言滿鄰里”的詩句，李肇《唐國史補》下卷載“今荆襄人呼堤爲提……”^③

(6) 蜀語區

遠古時期，古蜀語大概是少數民族語言（羌語、彝語等）和漢語方言的混合語。秦滅蜀後，秦人湧入蜀地，古蜀語逐漸衰微，秦隴方言融入蜀語中。兩漢時期，由於蜀地文人司馬相如等著作傳播的影響，“蜀學比於齊魯”，蜀語有較高的地位。三國時期，劉備入川，中原雅音等“入侵”蜀語。唐五代時期，蜀地人口衆多，大量流民入蜀，蜀語吸收了大量流民語音，同時也把蜀語的影響傳向各地，成爲漢語方言的重要一支^④，但這時

① 《大正藏》第13冊，第655頁。

② 《舊唐書·地理志》：“自至德（756—758年）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儘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

③ 堤《廣韻》都奚（端母齊開四）切。提《廣韻》杜奚（定齊開四）切。今湖北的西南官話武天片等地仍讀堤爲提，大概是中古楚語的殘留。

④ 王啟明：《古蜀語諸家論述纂要》，《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的蜀語並不同後來的西南官話。李商隱著《蜀爾雅》三卷^①，惜今已亡佚，它在《詩傳名物集覽》、《十三經正字》殘存2條軼文，晚唐的蜀語基本失去了相關的稽考材料。

(7) 齊魯方言區

戰國時期，齊語是與楚語差別很大的方言，從《孟子·滕文公》記載“一傳衆咻”的故事就可看出。兩漢時期，揚雄《方言》描寫了齊、魯、青齊、海岱四個次方言區的部分方言。隋唐時期，這四個方言區的方言進一步接觸、融合，形成一個更大的齊魯方言區。

(8) 燕趙方言區

先秦時期，燕趙處在中華文化的北方，邯鄲曾是當時的文化中心。兩漢時期，從揚雄《方言》可知趙魏方言近、燕代方言近，二者之間方言差別較大。隋唐時期，趙魏、燕代方言差別縮小，融合成一個較大的河北方言區，即燕趙方言區，它方言特點明顯，與江南方言差別很大，陸德明《經典釋文》：“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

(9) 南越方言區

南楚之外、南楚以南、桂林之中、吳楚之西郊、西甌等地，西漢初屬南越王國，揚雄《方言》稱之爲南越方言區。隋唐，有關南越方言區的記載較少，從略。

(10) 東甌方言區

浙南閩東一帶，揚雄《方言》稱之爲甌、東甌、東越等，其方言與吳語接近。也有學者認爲今吳語、閩語的前身是江東方言。隋唐文獻記載不詳，也從略^②。

(二) 方言音系及特點

描寫唐代各方言區的音系及特點，首先要分清音系的性質。筆者認爲唐代的韻書、音義反切、梵漢對音、詩歌押韻整體上並不反映方音，而反映的是讀書音系或通語音系，它的部分語言細節透露了作者的方音信息。

^① 宋《中興館閣書目》卷一“小學類”：“《蜀爾雅》三卷，案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② 南越語、東甌語是漢語還是少數民族語言？筆者認爲它並不重要，因爲它們和鄰近地區的漢語方言長期接觸，隋唐時期應和漢語形成語言聯盟，或混合語，也可能已被同化成漢語方言的一支。

筆者不認為陸法言《切韻》整體反映吳音^①，元庭堅《韻英》、張戡《考聲切韻》、慧琳音義^②、慧苑音義、雲公音義、窺基音義^③等整體反映秦音，某地的對音反映某地的方音^④，某地的詩人押韻反映某地的方音等。所以，筆者主要根據文獻中的方言記載、音義中的特殊反切、不合常規的押韻、特殊的對音等材料來描寫唐代方音。其次，筆者描寫的是較大方音區的語音特點，至於次方言區的特點或個人方音特點是否代表整個方言區的特點，已不可考，變通處置的方法是注明方音人的籍貫和次方言區劃。

(1) 北方方言區

北語區五片：秦晉、中國、燕趙、齊魯、蜀。這五片方言都有共同的方音特點：“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顏氏家訓·音辭篇》）；“北雜夷虜”（《顏氏家訓·音辭篇》）等。

描寫北語音系，《切韻》是最好的參照系。一則是在唐代的音義、韻書中，它的小韻數最完備，音節基本沒有空缺。二則因為《切韻》的基礎方言應是以洛陽音為代表的中國方言或長安為代表的秦晉方言^⑤。但《切韻》音系並不同唐代的洛陽或長安音系。陸法言反切承襲六朝舊音而來，《切韻》反映的就是承襲六朝而來的讀書音系。讀書音系曾在漢語語音史上居主導地位，從先秦時期的雅音到《康熙字典》的注音，一直延續了數千年。筆者認為東漢原初的傳注音與當時的交際語音基本一致，受“述而不作”、“托古傳道”思想的影響，後代經師大多因襲前人的注音，以致讀書音與實際語音發生背離。隋唐已出現這種背離，音義、韻書等反映的音系與詩詞押韻等反映的通語音系並不同。宋代以後，

① 蘇鶚《蘇氏演義》卷上：“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為吳人而為吳音也。”唐人筆記基本都認為《切韻》是吳音，《切韻》中有吳音的成份不容置疑，但從整體看並非吳音。

② 黃淬伯認為慧琳音系就是關中方言音系，見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儲泰松：《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9頁。儲泰松反對用音義反切來研究方音，但他仍用慧苑、雲公、窺基的音義反切整體來研究關中方音。

④ 見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等。

⑤ 馬伯樂《唐代長安方音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0頁：“《切韻》從總體上記錄了略早於唐代的6世紀長安方言。”《切韻》並非記錄某一地的方言，但它一定有一個基礎方言，馬伯樂認為它是長安方言，也可能它是洛陽方言，其實隋唐時期，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都是外來人口雜居之地，兩地通行的都應是雅音，差別不大，就如同今北京、南京話差別不大一樣。

這種差距擴大，人們就用各種等韻門法補救它與實際語音的差距，如辨類隔、窠切、輕重交互等。因此，描寫北方漢語音系應剔除《切韻》音系中的古音成份。《切韻》還兼采各地的方音，描寫北方漢語音系也必須剔除非中原地區的方音成份。

聲母方面：從《顏氏家訓》可知北人分船禪；從守溫《歸三十字母例》可知有 30 個聲母，輕唇音沒有獨立，泥孃混併、船禪不分；筆者認為唐末輕唇音四母獨立已完成，非敷已混同^①；孃母已獨立^②。總之，聲母 35 個，即見溪群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影喻曉匣、來、日。另外還存在濁音清化的現象。

韻母方面：據《顏氏家訓》和《切韻序》可知魚虞、支脂、洽狎不分^③；據《封氏聞見記》可知先仙、刪山同用^④；從許敬宗奏請同用，參考《廣韻》的同用，可知冬鍾、支脂之、虞模、佳皆、灰哈、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蕭宵、歌戈、陽唐、庚耕清、蒸登、尤侯幽、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祭霽、卦夬怪、沃燭、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藥鐸、陌麥昔、職德、合盍、葉帖、洽狎、業乏同用；從《封氏聞見記》卷四“甌使”條可知脂微不分^⑤；從孫光憲《北夢瑣言》可知清青不必分用^⑥；劉知幾為避玄宗諱，改基（之）為幾（微），可知之微不分；據武玄之《韻詮》韻目可知脂併入之、殷併入文、痕併入魂、刪併入山、銜併入咸、凡併入鹽^⑦；從《俗務要名林》的音義反切可知支脂之微、先

① 周祖謨：《讀守溫韻學殘卷後記》，見《問學集》，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506 頁。

② 《切韻》奴、女類能系聯，它們混用率低於端知組，既然大家公認知組已獨立，那麼孃母應已獨立。

③ 《音辭篇》：“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庶、如、莒，魚韻；戍、儒、矩，虞韻。紫，支上；姊，脂上。洽，咸入；狎，銜入。陸法言《切韻序》：“支脂魚虞共爲一韻……”

④ 《封氏聞見記》卷二“聲韻條”：“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

⑤ 《封氏聞見記》卷四“甌使”：“天寶中，玄宗以甌字聲似鬼，改甌使爲獻納使。”甌，脂上；鬼，微上。

⑥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九：“廣明（唐僖宗年號，公元 880 年）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

⑦ 轉引自周祖謨《唐五代的北方方音》，《語言學論叢》第十五輯，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版，第 3—15 頁。